

如今,測謊不再只是警察審訊疑犯時才會用到的手段,測謊行業背後還隱藏着巨大的商機。美國聯邦調查局前特工開班授課,教人識破謊言,收入就高達6位數。一些影視作品,比如英國演員蒂姆·羅斯主演的電視劇《別對我撒謊》也蘊含着這樣的思想:辨別謊言是一種科學,一門技能,可以通過後天學習和應用來掌握。

3位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官員聯合出版了一本《發現謊言》。這本書介紹了他們在測謊方面日積月累的經驗和技巧,能幫助人們在與他人交流時做出判斷——當你選擇保姆、進行房產交易、管教子女甚至經營婚姻時,對方究竟所言屬實還是謊話連篇。書中指出,揭發謊言的關鍵在於“聆聽”和“觀察”。換句話說,向某人提問時,不僅要聽他的回答,還要留心他的肢體語言。

利用這種方法能夠察覺一系列欺騙行爲。譬如詢問上小學的兒子是否完成了家庭作業時,他的反應若是“什麼家庭作業”(迴避問題,不正面回答),並閉上眼睛(非言語欺騙)說“為什麼你總是問這個問題”(反擊),然後理理他的頭髮(試圖表現得很坦然)說“我一直都完成家庭作業”(聽上去很有說服力,卻並不是明確的答案),那麼他肯定沒有完成,或許都沒有看過。當然,很多沒讀過這本書的父母可能也會輕而易舉地識破孩子的這些小把戲。

當人們試圖隱瞞真相時,很可能常把這些詞掛在嘴邊,像“坦白地講”“基本上來說”等,聽到這些詞時就應當注意了。因為人們越是頻繁

強調他們所說的是事實,現實與他們的敘述可能相差越遠。當你需要一個“是”或“否”的答案時,被問的人不直接回答問題,而是做出一個看似很有說服力的聲明,例如問孩子是否逃學,他的回答是“為什麼不相信我”或者“我不敢相信,你竟然懷疑我做那樣的事”,而不是回答“沒有”或“絕對沒有”。如果質問一個不忠的配偶,他們的回答是“我愛你,我絕不會做任何傷害你的事”,而不是“我沒有和他(她)上過床”,那麼你的那些懷疑或許沒有錯。

書中有這樣一個例子。一個母親在車掉進湖中,她的兩個兒子被困在車里時,殺害了他們。一開始,她宣稱遇到搶劫犯,並反復強調:“我愛我的孩子,為什麼我要做傷害他們的事?我絕不會傷害我的孩子。”調查員相信了她,因為經驗告訴他們,母親不會殺害自己的孩子。然而3天後,當這個母親承認自己的罪行時,調查員震驚了。正如17世紀測謊專家哈姆雷特所說,“這個女人的反應過於強烈了”,所以她在說謊。

另一個說謊的破綻就是過於細緻地回答問題。在“60分鐘”節目(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打的一檔雜誌型電視新聞節目)中,當比爾·克林頓被問到,對詹妮·弗勞兒所說的他們維持了12年的私情有何看法時,他的回答是弗勞兒“所說的並非事實”。克林頓沒撒謊,因為精確地說,

他們的私情維持了11.5年。後來被問到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風流韻事時,克林頓稱他的前實習生為“那個女人”,而不是她的名字。他這樣做是在言語上與那個女人保持距離,劃清界限。如果你問“我穿這套衣服,屁股看起來大嗎?”時得到的回答是“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大’”,希望你已經聽出對方的弦外之音,最好換一套衣服。

目前,其中兩位中情局前官員在經營一家“真相諮詢”公司。他們還介紹了一些成功審訊的策略。如果被

雖然人們能通過學習獲得一些辨別謊言的方法,但真正的測謊專家都是天生的,而不是後天培養的。20世紀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亞進行的一項著名實驗證明,法官、警察、律師和測謊師在識別謊言方面的能力並不比專業學生強——天生具有測謊能力的人鳳毛麟角,400個人中或許有一個人有這種特殊能力。此外,即使你是一位具有測謊超能力的“幸運兒”,這種能力也無法使你的生活更幸福,因為當你問到“昨晚你去了哪里”時,你真希望能看出對方是在騙你嗎?很多時候,“無知”是一種福氣。 黛西

謊言的真諦?

審問的對象說“我不記得了”,那麼不要追問他“你怎麼會忘記呢”,而應該說“有人告訴我你見你們在一起,你作何解釋”。另一個技巧則是問嫌疑犯,“如果有人犯下某種罪(與這個嫌犯相同的控罪),他將會受到何種懲罰”。如果該嫌犯給出了很準確的答案,那麼案件的審理便會獲得突破性進展。



理財不是存錢

最近在看望父母的時候,爸爸問起我以前的那些“垃圾”還要不要?那里邊殘存了我青春的記憶,比如我剛參加工作時候的記賬單,看了這個我才有發覺,原來在年輕時候我就那麼具有成爲一名理財工作者的潛質。

這個記賬單是我和大學時的女朋友在畢業後不久,算計怎么才能發財而記錄的,其中還有她爲我設計的上班路線,因爲她認爲通過合理算計,有一部分坐公共汽車的錢我們也可以省下來。賬單引起了我的兩部分情緒,一種是,想到十幾年前,一個星期天的午後,兩個滿臉朝氣的年輕人,那麼投入地規劃着未來的生活,真是令現在這個手握舊記賬單的中年人唏噓;另一種是,當時的規劃真的對以後的財務生活有價值么?

當時我每月工資大概在800元左右,通過各種節省每個月可以攢下200元的可投資資金。這些錢在當時還遠不到我們在資本市場上馳騁的門檻,如果我能保持十年這樣的狀態,我們的投資結餘大概有4萬元。但是,通過現實生

活可以顯示,這4萬元在我們畢業後十年依然什麼都不了。

幸虧生活的軌迹不是這樣的——你要注意,這十年我得如同螞蟻一樣的謹小慎微,恐怕我活不到十年就已經瘋了——通貨膨脹和經濟發展把這種攢錢計劃完全破壞了,它們讓人們的消費和收入都快速增長起來,也使人們有機會找到更賺錢的工作。

所以,假設你是上帝,在高處看着兩個年輕人,一個是月光族,另一個是攢錢的螞蟻族,後者顯得多麼蠢啊。

這有點像在2000年網絡泡沫後那個關於百威啤酒的名言,買1000美元百威啤酒的股票,在一年後只值50美元,而買1000美元百威啤酒開派對,剩下的酒瓶子可以賣到70美元,所以何必投資,讓我們來開懷暢飲吧。

我的前老闆——就是這本雜誌的主編——說過,年輕人應該把更多的錢投資到自己身上。不過,當每個年輕人真的這麼去投資自己的時候,肯定都會遇到這樣的困惑,怎么才能算是把錢投資到自己身上了?

根據我的經驗來說,首先是在健康問題上和自己爲難,利用有限的錢吃點更能保持健康和精力旺盛的食品。另外,不要吝嗇於社交活動,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可能是一個年輕人花費最大的地方,但這類活動肯定可以讓一個人的“財運”有所改善——別以爲財運是玄虛的東西,在一些社會學比較發達的國家,這的確是門學問,而且已經被研究得很有成果了。第三,不如把錢花到最能彌補自己欠缺的技能上去。比如,學會更出色地當衆講演,讓別人聽清自己的觀點,並且把自己的話表達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而這種基礎工作80%的人都做得很差。當然還有,不要過度恐懼借貸,我指的是向銀行借貸,只要這種借貸不會讓你的信譽受損,就基本上是有益的。

光看到賬單,也許你應該節省花費,才是理財的良途;但是,如果看到生活的全部,你會發現節省並不是個很好的主意。理財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很有趣,而且這也說明理財本身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 崔鵬

研究報告:98%華裔家長爲求孩子聽話曾經撒謊

據報道,美國一個最新研究說,華裔家長較經常向他們的孩子撒謊。研究報告指,華裔家長爲求孩子聽話,撒謊或出言恫嚇的比例明顯高於其它族群。

報道援引《福布斯》雜誌消息指出,這里指的撒謊,並非是那些無傷大雅的善意詞句,令孩子在一些無心之失後感覺好些的白色謊言,如孩子摔壞碗碟時,父母可能說“這不是你的錯,這個碟子太舊了,所以爛了”。而是明知不是事實的謊言,或者可能令孩子留下一生烙印的威嚇之詞,比如“不把飯菜吃完你就長不高”、“你再不跟着我,小心壞人把你拐走”、“你不聽話我就叫警察”等等。

刊登在《國際心理學雜誌》的一個最新研究報告顯示,多達98%的華裔家長承認,曾告訴孩子類似謊言。

在研究中,研究人員訪問了85名華裔家長和114名其它族裔的家長,受訪家庭都至少有1個年齡在3歲以上的孩子。結果發現,68%的華裔家長承認曾向孩子說過

“壞人拐帶小孩”的謊話,相比之下美國其它族群的家長,這個比例只有18%;61%華裔家長說過“不吃東西就長不高”一類的話,其它族群的美國家長中,比例只有10%;說過會叫警察帶走孩子的,華裔家長與其它族裔家長的比例分別是58%和14%。

其中一名受訪家長辯稱,管教孩子時難免會說一些善意的謊言,可以引導孩子“正面發展”,“避免他們走歪路”。

研究人員表示,這不排除與中西文化差異有關,對華裔來說,替自己或別人留面子而撒謊其實不算撒謊。



自我管理,還包括人際關係和情感。在人際關係方面,老大朱嘉盈讓朱凡夫婦最爲省心,她似乎天生就有做領導的才能,無論在國內上學,還是高一後遠赴加拿大留學,她身邊始終簇擁着一群同齡的男女男女。

老二朱嘉寶則屬於“困難戶”,她天性善良卻沒有知心朋友。記得小學畢業時,她傷感地告訴朱凡夫婦:小學6年,她是班上雷打不動的“老好人”,因成績好,在老師的安排下,班上10多名差生都和她同過桌。朱凡夫婦教育她要懂得拒絕,還要懂得和人交心,因爲一個人如果沒有心靈上的知己,人生注定是孤獨的。2011年下半年,14歲的朱嘉寶上完初二後去加拿大留學,開始嘗試改變自己,主動與當地白人家庭的孩子交朋友,勇敢地去別人家做客。在收穫知己的同時,她的人際關係也大爲改善。

老三朱承恩屬於“宅男”,且有幾分清高,總想表現自己的與衆不同:男同學邀請他去看《喜羊羊與灰太狼》,他不屑一顧,結果在學校里成了“獨行俠”。朱凡夫婦對症下藥:既然小兒子和同學交往有困難,那就讓他先學會和鄰居來往。於是,他們把兒子趕下樓,要求他每周至少去和鄰居打撲克、下象棋及聊天中得到了快樂,後來竟主動去和他們玩了。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他與同學之間的關係也大爲改善,有了鐵哥們兒和朋友。

隨着3個寶貝兒女一天天長大,朱凡夫婦最擔心的是他們處理不好感情問題。老大朱嘉盈身材高挑,長得漂亮,且能歌善舞,早在小學六年級時就有小男生追到家里來。作爲高知,朱凡知道,對於孩子的這些問題,與其去“堵”,不如主動疏導。他不說大道理,而是向孩子講自己年輕時在戀愛上經受的挫折,也談當初如何與孩子們的母親一見鍾情,他甚至這樣告訴孩子:“爸爸現在也有條件去找‘小三’,但爸爸能不能那樣

做?當然不能!因爲爸爸得對你們和媽媽負責,更要對自己負責!”

張曉紅也是知識分子,她從另一個方面與孩子們溝通:坦誠地與孩子們談性,談男人與女人的生理結構,告訴他們過早逾越男女界線的傷害。

事情說清楚了,嚴重的問題就不成問題了。將早戀這樣的問題舉重若輕地處理,朱凡夫婦收穫的是放心。兩個女兒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面對男孩子的追求,如果很討厭這個男生,她們會直接拒絕;如果覺得這個男生還不錯,她們會告訴對方:“我們現在做朋友好嗎?戀愛的事,長大再說啦!”

而小兒子得益於父母的教育,在這方面比同齡孩子多了一份成熟。提高生命素質:有愛和夢想的人才會有未來

每年聖誕節,朱凡都會在平安夜等孩子們睡着了,悄悄地將禮物放進大襪子裡,掛在孩子們床邊。可以想象,孩子們早晨醒來看到禮物後的歡呼雀躍。哪怕在朱嘉盈和朱嘉寶上寄宿中學後,朱凡也會特意拜託老師把裝着禮物的襪子悄悄放到孩子床邊,這讓其他同學羨慕不已。朱凡從不諱言人性的複雜,人都喜歡以自我爲中心,唯有愛,才能克服人性中的弱點,讓人

變得善良、真誠、慈悲。朱凡夫婦經常帶着3個孩子參加公益活動,不僅培養他們的愛心,孩子們還由此得以接觸社會、鍛煉能力。在敬老院里,孩子們和老人聊天,爲他們唱歌跳舞,逗得老人很是開心。不但孩子們的才華得到了展示,更重要的是他們因此懂得,人應當對他人永遠保有仁慈、關懷之心。

每月,朱凡夫婦至少要帶孩子們去一趟公司,讓他們體驗實際的工作環境,知道爸爸媽媽

的辛苦。“父母給予你們的一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努力工作掙來的,所以人應該學會感恩。”

愛的種子悄悄在3個孩子的心田生根、發芽。在老師對朱嘉盈的評語中,最讓朱凡夫婦自豪的是這一句:“不僅對人謙和,而且心地特別善良。”朱嘉寶學習成績在班上不是最拔尖的,卻最願意輔導同學的功課。朱承恩呢,有時回到家,嘴里念叨的居然是:“學校里那個做清潔的阿姨有段時間沒來了,她是不是生病了?還是家里出什麼事了?”這些微小的細節,讓朱凡夫婦倍感溫暖、欣慰。

愛,總是與夢想相伴。一家人都很喜歡周星馳《少林足球》中的這句台詞:人,如果沒有夢想,與鹹魚沒什麼區別。朱凡甚至因此在家里挂了



父愛倒計時(下)

一條鹹魚筆袋,將這句話寫在上面,以激勵孩子們要有夢想。朱嘉盈的夢想是當畫家,朱嘉寶做夢都想進哈佛大學,朱承恩呢,每當有人問起,他會驕傲地說:“我的夢想是長大後當國家元首!”

在實現夢想的路上,難免遇到困難和挫折。朱凡夫婦很少對孩子們講大道理,他們的做法是:帶孩子去農村,去更艱苦的地方。有一年,他們邀請一個來自江西貧困山區的孩子來家里做客,這孩子從沒接觸過電腦,當姐弟仨用電腦玩遊戲時,他仿佛是在看西洋景。朱承恩帶這個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小哥哥去少年宮玩,對方睜大了眼睛問:“啥叫少年宮?是古代的宮殿嗎?”這一切,讓姐弟仨震撼不已:與眼前這個同齡人相比,自己是不是多麼幸福;在學習和生活上遇到點困難,自己又有什么理由抱怨、恐懼甚至逃避?

朱凡起初向孩子們灌輸“父愛倒計時,我只陪你們到16歲”這一理念時,曾遭到孩子們的反駁,認爲老爸太悲觀。年少的孩子哪懂老爸的良苦用心?每年,朱凡都會要求孩子們寫作文《假如父母已經離開了我》。假如父母已經離開了我,我還有沒有飯吃?我還能不能得到現在這樣深厚的愛?我還能不能繼續上學?我會不會誤入歧途?孩子們漸漸明白了父母的苦心,其實,父母是在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幫助他們成長。

通過生存技能、生活本領和生命素質3個方面的培養,姐弟仨健康成長。他們陽光、真誠、善良,遇事有主見,做事有分寸,懂得寬容和感恩。老大朱嘉盈在國內上完高一,老二朱嘉寶在國內上完初二後,朱凡夫婦讓她們遠赴加拿大留學,因爲孩子的好品行與獨立人格,使他們放心讓孩子遠行。

在朱凡看來,人生如舞臺,父親這個角色雖然要演一輩子,但真正能夠發揮這個角色作用的,也不過10多年光陰而已。

孩子,我只陪你到16歲。但是,我們的愛,永遠與你同在! 林維兵